

探秘地调队

地调是地质调查的简称。地调队平时不在大众视野，只在山郊荒野默默工作，非常神秘。黄金地质调查过去由武警黄金部队负责，外界不能靠近，更是神秘中的神秘。武警黄金部队整体转制为国家一级事业单位后，面纱才逐渐掀开。中国地调局作协邀请我去北方某地调基地看看，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次大好机会。

来到的基站主要为呼和浩特地区地调服务，坐落在大青山前，四周除了草从没有人家。这里离市区不算太远，夜晚可以看见市区亮晶晶的灯火。基站新建没有多长时间，老基站是山坡上的一个院子，租了老百姓的房子，现在有自己的房院，宽敞明亮。院子的中央，集成的箱房一字排开。在这里，箱房不是厢房，因为房子都是集装箱集成的。地基三面都是箱房，按照生活区、机器零件、岩芯材料存放等功能布置。中部箱房由队员居住，有业务往来的人员可以临时住用。大门外的空地上，左侧停放了几辆大型履带式钻机，最深可钻3000米。右侧有个篮球场，队员休闲时可以打球。建设基站是近几年来我国地调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举措，旨在有效支持山上地调队作业。

第二天，我们看地调现场作业。载着我们的车辆来到一条山沟的平台处，两侧的青山像披上了金绿衣，帐篷前，一队人马正在进行安全作业培训。帐篷里，三五个队员在打钻。打钻在控制台上进行，一名技术员在指示屏上操作，还有几名队员在一旁处理冷却和取芯等辅助工作。钻头呈一定角度向地下钻进，水状液体不断涌出。取料不是一次进行完毕，取一段，再钻一段。取上来的岩芯编好数字放在一个铁盒里，带回基地做物化检测。打钻工作也不是一天就结束，一般要十来天才能完整取样。地调工作天然就和艰苦打交道，在山上待就是数月，日晒雨淋。上山苦，山上苦，山下苦，地调整个环节都艰苦。回家，更是奢望。工作人员数量有限，每一个人都是大操作的环节，走一个都不行。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干一次大活，就齐心协力完成。基站建设后，山上、山中、山下服务的环节都流畅了，很多工作由机器完成，队员满意度直线上升。

“地球上的黄金资源越用越少。”这是一个专家给我说的。事实上，贵金属地调越来越困难，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地调要讲成果，没有成果的艰苦没有人夸奖。这个区域的地调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30年，找出了金矿300多吨。队员都换了一批，问起以前的事情，后面的人不一定答得上来。

地调队主要负责矿产资源调查，也接其他农业等土地项目。第二天来到黄河边上，正赶上一支地调队在作业。只见黄河盐碱地上，四五辆皮卡一字排开，地调队员开始拿出各类地调工具。队员一部分来自转制的战士，一部分来自考公的学生，整体都很年轻。他们不慌不慢地拿下钻头等工具，在地头上开始钻孔作业。钻过几孔取好土样，要带回基地去做物化分析。他们大本营在一处村庄的深处，房子是临时租用农民的，四合院很简单，但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年轻的队员在此工作，直到项目结束。

我们对找金矿很好奇，基地的杨队长答应带我们上山去体验，一行人步行进山沟。前一段时间，山沟发过大水，一路上看见不少断裂层，我们问是否有矿”，杨队长说不是。我见小溪里有反光的鳞片，问是否是淘砂时的金属，他笑着说是云母石。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来到一处有断裂面的山顶，在它的旁边一个平台处，见到地质队曾经打过的钻孔。杨队长让我们仔细观察地形。我们的注意力都在平台处，他指着平台右侧发黄的横断面，说这是“露头”（黄金矿的特征之一）。他说如果没有“露头”，漫山遍野也找不到金矿。可是，“露头”不常见，需要特殊的机缘才能看见。找矿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活动，除了艰苦，还要经验和机智。地调队在别人找过却没有发现什么的地方找到了金矿脉，这让我们佩服不已。中国地调局的老郭说，这个区域找矿已经进行了30多年。找矿过程中，有老同志身体出现情况牺牲在这里。这让我们对地调队员的献身精神肃然起敬。

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我们还去附近一家央企看了看黄金生产车间。偌大的车间里，没有多少人，智能化管理让生产流程清晰无比。我们头戴安全帽，走在干净的车间里，一点金矿液体都没有见到。听负责人介绍，矿料自输送到粉碎炉被钢球粉碎后，进入化学析出，最后形成矿锭，送到其他城市再提纯。如此，我们当然什么都看不见。除了监控室，我们能清楚看见的只有大院墙上的宣传画。

对我而言，这是第一次亲密的零距离接触地调工作。我慢慢了解国家、省市的分工合作，增加了对地调队员工作特性的认知。有了中国地调体系的进步，我国的自然资源将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人间小景

蟹趣

魏咏柏

回到老家，日头毒得很。蝉叫得密密匝匝，像黏糊糊的网子罩在身上，把人直往屋前那条小溪推——只有那凉丝丝的活水，能解这夏日的燥热。

溪水浅了，岸边的草倒是疯长得更凶。光脚踩进水里，一股凉气“嗖”地就缠上了脚脖子。水波晃荡，映出个弯腰翻石头的背影，猛一下和我自己的倒影搅和在粼粼波光里，虚的实的，一时也分不清。脚底板咯到块圆溜溜的石头，滑腻的青苔裹着，像蒙了层薄绸子——咦，这不就是当年我们叫它“将军印”的那块嘛！

就这块石头，像扣动了扳机，砰一声，把那些陈年旧事全炸出来了。

也是这么个烤人的大中午，我跟黑皮、细毛几个光膀野小子，踩着烫脚的碎石路，噉噉叫着冲向溪湾。水哗啦啦，搅起来的那股子水腥味儿直冲鼻子。黑皮麻溜地在下游堵着口子，细毛手脚并用扒拉开缠成一团的水草。我呢，憋着气，手就往石头缝里摸——指头先碰到滑溜溜的青苔，再往里一探，猛地就撞上个又硬实、又会动的东西！

“快！”细毛压着嗓子吼。

水底下黑黢黢的，两只小黑豆似的眼珠子警觉地鼓着，硬壳上沾满了泥点子。指头刚蹭到壳边儿，那东西猛地一缩，钳子像闪电似的，“咔嚓”一下就夹住了我手指肚上的皮肉。那疼，尖得钻心，我差点叫出声，又死死咬住了嘴唇。总算捏着它硬壳两边给提溜出来了，小家伙八只脚在空中乱蹬，俩钳子

徒劳地一张一合——水点子溅得到处都是，伙伴们压低的欢呼声一下子炸开了锅。

可这刚到手的高兴劲儿，转眼就稀碎。黑皮梗着脖子，非说他堵住的那只才是蟹王。争着吵着，我手里这只最大的，它那钳子劲儿是真大，“啪嗒”一声，愣是把捆它的草绳给夹断了。那小东西“啪”地掉地上，横着身子，快得像道褐色的闪电，“嗖”一下，就没影了——钻进旁边杨寡妇家那片爬满了瓜藤、一股子生青气儿的冬瓜地浓荫里去了。我们仨想也没想就追了进去，密实的瓜叶子刮着光溜溜的脊背，又痒又疼，瞎忙活到太阳落山，连根蟹毛也没找着。

冬瓜叶子上滚着的夕阳，猛地晃了下我的眼。水波重新聚拢，眼前分明是邻家的小孙子在溪水里笨手笨脚地扑腾。他学着螃蟹截，可那手指缝儿宽得能跑马，一只小螃蟹正麻溜儿地从他裤裆底下溜走。小家伙气得直跺脚，水花溅得老高。那模样，活脱脱就是当年我们几个冲进瓜地时的傻样儿。

我忍不住想弯腰指点他两句，谁知脚底的青苔暗地里使坏，滑了我一个趔趄。手忙脚乱中，手掌本能地往溪底一撑——指头猛地按在一个硬邦邦、麻麻赖赖的东西上。那熟悉的棱角、那坑洼的手感……像道电流“滋啦”一下打穿了四十多年的时光，瞬间就跟小时候逮到第一只蟹王时那股子狂喜接上了头。心口咚咚直跳，手愣是僵在那儿，不敢挪开。等那股子麻劲儿缓过去点，我才屏住呼吸，极轻极慢地抬

起手——水波轻轻一荡，只隐约瞥见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缩回了更深的石头缝里。

那孩子不知啥时候凑到了跟前，献宝似的举起一个矿泉水瓶。瓶口还沾着泥巴，瓶底那只小东西正沿着滑溜溜的塑料壁，一次又一次，徒劳地向上爬。孩子脸上汗水和溪水混在一起往下淌，可那眼睛啊，亮得惊人：“看，我的兵。”

往家走的路上，夕阳把影子拖得老长老长，村路上静悄悄的，只听见自己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忽然，我感觉背包上有窸窣窣窣的响动。奇怪地卸下来一看——好家伙！那小生灵正死死扒在背包上，一只螯钳还牢牢钳着一丝纤维。那架势，活像抓住了逃离水坑后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准是那孩子，不知啥时候，淘气地，把他的兵悄悄放在我的背包上。

我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兵放回水中。小家伙在水里顿了一下，然后猛地一窜，倏地一下，便消失在幽暗的石缝深处，再也找不见了。

溪水带走了小时候那些螃蟹的影子，却把另一样东西，悄悄埋回了心里头。啥叫岁月流逝啊？大概就是装活物的罐子换了个样子吧！童年哪，它压根儿就没沉下去淹死过。它就像溪底石头缝里那些机灵鬼似的小螃蟹，总猫在生命最深的水底下。不定在哪个你压根儿没想到的时刻，它就用那硬邦邦的小壳子，咔嚓一下，轻轻敲敲你记忆的河床……



空中的理想

李昊天 摄

◇风雅颂

咏安庆（组诗）

江舟

此刻，用紧握枪管的巨手，

宣示着小城的底线与尊严。

爬山虎也不惧艰险，

撑住挡水墙坚实的背脊。

码头对面，焕然一新的镇海门，

似江心洲的庄穆汉眼中，

天水交接处朴素的初阳，

照耀着延寿故居内不朽的靈魂，

也见证了此地一路的曲折与涅槃。

安庆的街

漫步龙门口，参观百年学堂，

意犹未尽，登上倒扒狮街，

头顶，绣着祥瑞的织物，

虽遮蔽了远眺的眼眸，

却让青瓦下海子的诗更鲜活。

寻着热闹，直走，左拐到巷口，

墨子酥的馥郁分流四牌楼的攒动。

黄梅会馆，一场好戏方谢幕，

跳出三三三两孩童，拥簇着父母，

像曾经的我，勾肩搭背，说着闲话，

即便擦肩而过，也能深悟，

浓厚的俚语与翠兰的沁香，

欣美中，劝业场的灯光，悄悄，

揭开晚霞的褶角，在前言后记间，

把这段沉浸的友情录下随笔。

安庆的港

港边，游子心疼地凝望着，

佝偻的起重机，消瘦的轨道。

他，最能体味货箱的不舍：

货箱，本是炉内锤炼的金属，

在这里，涂上颜色，打上标识，

待汽笛响起，不知落脚何方，

唯有那仓库的冬暖夏凉，

轨道的哺育，起重机的轻抚，

是旅途最珍贵的慰藉。

但它们更清楚，离乡，

寄托着江畔更美好的向往。

游子背对港口，摘下眼镜，

热泪，把依江而舒的小城，

糊作一条七彩缎带，赠予货箱，

“愿尔满载新的货物平安归来”。

